# 妖剑封魔录

.

遥远的年代，世间混沌，妖魔横行……

崎岖的山间小道上，远远走来一男一女，男的大概１７，８岁的年纪，长的眉清目秀，手中握着一把用布包起

的长剑，女的比男的稍大几岁，身材高佻，穿着一身素雅的白色真丝罗衣，黑色的长发用丝带束在脑后，留海之下，

双凤眼，两弯细眉，朱唇皓齿，妩媚动人。

「好重的妖气……看来已经很近了呢，玉姐姐。」少年突然停下脚步，手中的剑在微微震动着。

「剑音，小心了，这只妖怪可不简单……」白衣女子说道，声音清亮温婉。

四周突然出奇的一片寂静，只有少年手中的剑，因为越来越急促的震动，发出嗡嗡的声音。

「当！！」一声清脆的撞击声响起，少年手中包裹长剑的布已经碎成无数条，剑已出鞘半截，剑身发出微弱的

黄光，正在微微的颤动。

「好快！……」少年心中暗暗叹道，刚才抽剑的动作若迟疑了半分，现在他恐怕已经身首异处了。

在他身后几十丈开外，是一个手握双刀的高瘦男人，背后长着昆虫一样的绿色翅膀。

那男人回过头，舒展了一下自己修长的手臂，浑身发出奇怪的响声。

「双刀……你究竟是何方妖孽？」白衣女子轻启朱唇，声音柔美动人却透着一股冰冷的杀气，手里不知道什么

时候多出十根闪着寒光的绣花银针。

「好美的女人，肉也一定非常鲜嫩吧？」男子怪笑道，弯下身子，将双刀收到了胸前。

「那个姿势是……」少年这回不敢怠慢，手中的长剑应声出鞘，没等他摆好姿势，那男人竟然已经身在寸许之

外。

又是一声脆响，少年虎口一麻，双刀已经和剑咬在了一起。

男人冷笑一声，双刀快速的缩回，又以闪电般的速度朝少年斩去，如此几下，少年抵挡的非常勉强，身上已被

割伤几处。

「好快的速度！！……」少年的动作明显跟不上对方的节奏，眼看双刀沿自己的手臂而上，就要袭向自己的脖

子，突然几根红线从旁飞来，将双刀缠住，红线末端的绣花针死死地嵌进了刀身之中。

少年趁对方迟疑的瞬间，手中的利剑横着一切，便将对方拦腰断成两截。

「呃？！……」男子怪叫一声，倒在了地上，白衣女子收回了缠在他双刀上的绣花针，纵身一跃，来到了少年

的身边。

「剑音，不要大意，我们不是每次都碰上那些容易对付的妖怪的，稍有差池，就可能性命不保。」白衣女子望

着地上男子的尸体说道，只见那男子的身体还在扭动抽搐，不一会，便变回了原形——一只巨大的螳螂。

「原来是只螳螂怪，刀法如此的快速，恐怕也有几百年的修为了吧？」少年将剑回鞘，摸了摸身上的伤口，发

现流出的鲜血已经逐渐变成了黑色。

「别动，这妖怪的刀上怕是带着毒。」白衣女子俯下身，双手按在少年的伤口处，轻轻一抚，伤口竟然奇迹般

的愈合了。

「玉姐姐，又麻烦你了…」少年笑道，他现在居高临下的角度，正好可以将白衣女子那雪白的酥胸和乳沟尽收

眼底，竟然看的他有些痴了，怎么说他也是一个血气方刚正当年的男人，心中顿时腾起一股莫名的燥动。

「啊？！……」白衣女子刚刚起身，手脚竟突然被拇指粗的「红绳」捆住，仅仅在一瞬间，她的全身就都被这

道「红绳」紧紧地捆缚起来，动弹不得，红绳顺着她白皙的脖子缠绕而上，勒入那两瓣红唇之间，将她的嘴也死死

封住了。

「呜……」白衣女子全身被缚，无法发声，象肉粽一般立在原地，一把锋利的刀子架在了她白净的脖子上，正

是那螳螂怪的右臂，而捆缚着白衣女子的那条「红绳」竟然是他自己的舌头。

「玉姐姐！妖怪，快放开她！」少年回过神来，伸手摸向剑柄，但是白衣女子挡在前面，少年无从下手，那螳

螂怪身受重伤，也无心恋战，展开双翅，带着白衣女子朝空中飞去，片刻间便不见了踪影。

「糟糕！！」少年顺着螳螂怪飞走的方向追去，无奈岔路众多，到处是悬崖峭壁，一时间竟不知如何是好。

「玉姐姐，你等着，我一定救你出来……」少年抽出长剑，指向前方，原本已经饮过螳螂怪鲜血的长剑，似乎

已经记下这个味道，在指到东南方向时，剑身开始微微的震动起来。

螳螂怪的巢穴之中，遍地白骨，看起来它已经在此栖息了很长一段时间。

「该死……一时大意，竟然着了你这女人的道，被那个小毛孩子斩成两段，好痛啊……」只剩上半身的螳螂怪

嘴里还在往外喷着血，它恶狠狠地用力收紧自己的舌头，让它又深陷进白衣女子的肌肤中几许。

「呜！……」白衣女子痛的轻轻的呻吟了一声，被丝衣裹住的酥胸快速地起伏着。

「怎么样，怕了吗？我要用我锋利的手，将你身上那些细嫩的鲜肉一块一块的割下来吃掉，然后吸干你的血，

用你的元气来疗伤。」螳螂怪一边说着，一边用它的刀臂轻轻划过白衣女子的脖子，所过之处，出现了一道细细的

血痕。

「或者，先把你白净光滑的四肢切下来，然后割开你的喉管，看着你在地上象蚯蚓一样蠕动到死也不错，你说

呢？」螳螂怪的笑声怪异而阴森，但是却逐渐的弱了下去。

「怎么会……为什么，伤口无法愈合？？」螳螂怪看见自己伤口处的血不仅没止住，反而象泉水一般朝洞外流

去。

「因为这个剑想饮你的血啊，妖怪……」少年的声音从洞外传来，他的身影很快出现在了螳螂怪的面前，那把

长剑的下半截已经变成血红色，从螳螂怪身上流出的血，正在被剑身慢慢的吸进去。

「什……什么？你怎么找到这来的？？难道是……」螳螂怪明白了是怎么回事，是它自己的血将那把剑和少年

引来了。

「放下你的剑……你要是敢轻举妄动，我就把这女人的头给切下来。」螳螂怪将刀臂往上挪了挪，刀背正好抵

住白衣女子的下巴。

「呜……」白衣女子看了看面前的少年，眼神里似乎带着凄婉和若人怜爱的无助。

「玉姐姐……」少年低下头，将剑插在地上，然后松开了手。

「好，真听话……」螳螂怪怪笑着。

「现在，给我慢慢的走过来。」

少年没有任何犹豫的照做了，当他离螳螂怪和白衣女子只有3 丈只遥时，螳螂怪的身形微微一动，一道寒光朝

少年的脖子射去。

鲜血飞溅，长剑插入螳螂怪的胸部，深深地没了进去。

「奇怪……明明……」螳螂怪怪叫着倒在地上，身体很快被吸的干瘪下去。

少年的手中，握着一根细细的红线，这条红线的另一头，牢牢地缠着剑柄。

螳螂怪一死，它的舌头便软了下来，白衣女子只觉得全身一轻，挣开全身的束缚站了起来。

「玉姐姐，你没事吧。」少年关切的问道。

「没什么，只是点皮外伤而已。」白衣女子笑了笑，用手轻抚脖子上的伤口，当手移开的时候，已经不剩任何

痕迹。

「剑音……似乎又变聪明了呢…」白衣女子面带微笑，将手指往剑柄上的红线轻轻一弹，红线便松开剑柄和少

年的手，嗖的一下被收进了她的衣袖之中。

插在螳螂怪身上的剑身已经完全变成血红色，散发出浓烈的妖气，少年将剑拔出来，收回到剑鞘之中。

「螳螂怪已经除掉了，这附近的百姓可以安心了，我们继续上路吧。」白衣女子走到少年的面前。柔声说道。

「好的，玉姐姐…」少年看着眼前这位美若天仙的姐姐，回想起刚才她被螳螂怪紧紧捆着娇弱无助若人怜爱的

美态，脸上竟然微微的发起烫来。

「怎么了，剑音？在发什么呆呢？」

「啊，玉姐姐，没什么，这就来。」少年回过神来，急忙转身，顺着女子的声音追出洞去了。

几天后，一个乡间小镇里。

「狐狸精？」

白衣女子和少年此刻正在一位乡绅的家里，在他们面前的床上，是一个几乎被吸干精气瘦弱不堪的年轻男子。

「放心，他没大碍，只是精气耗损过度，要在床上调养2 个月。」白衣女子放下男子的手，对身边的人说。

「哦，那就好，那就好……对了，还没请教两位高人的大名？」那个乡绅打扮的中年男人拱手问道。

「小女子玉冰兰，这位是我的表弟，流剑音，有礼了…」玉冰兰柔美如天籁一般的声音，让在场的男人们无不

心荡神移。

「大家今天晚上尽管回房歇息去吧，这狐狸精交给我和表弟对付便行。」玉冰兰说道。

「真的不需要什么帮手吗？」

「放心吧，看这狐狸精，似乎道行还不深，相信今天晚上便可将她顺利擒住，你们好生照看好公子便是，我们

要去准备一下，先告辞了…」玉冰兰说完，拉着流剑音走了出去。

「玉姐姐，到底要怎么抓这个狐狸精呢？你还没说呢，我们这是去哪啊？」

流剑音奇怪的问道。

「当然是买衣服啊…」玉冰兰笑道。

「衣服？」

……

当天晚上，郊外的一间供秀才们读书的僻静独房之中，透出淡淡的烛光。

「公子，快开开门，颖儿看你来了…」窗外突然响起女孩银玲般的笑声，穿着书生衣服的流剑音听的心中一荡，

立刻稳定心神，起身将门打开。

门一开，一股淡淡的幽香便扑鼻而来，只见一位美艳的年轻女子站在那里，穿着薄如蝉翼的丝衣，一双明亮的

媚眼直勾勾的盯着自己。

「你……你是……」流剑音的呼吸变的急促起来，体内的血气开始兴奋的乱涌。

「公子真是贵人多忘事，昨天晚上，你还和颖儿在此温存爱抚，怎么只过了一天，公子就不记得颖儿了么？」

那女子说话柔声细语，娇媚无比，听的流剑音春心荡漾。

「天……为什么玉姐姐叫我这个没有任何女人经验的处男来做诱饵，我恐怕……」流剑音面对如此美色，觉得

有点浑身酥软，血气上头，那女子突然用手勾着他的脖子，慢慢往床上倒去，将他压在了身下。

「公子，颖儿好想你啊……来……」女子的香唇贴在流剑音的耳边，吐气如兰，用手轻轻解着流剑音的衣服，

自己的丝衣也褪到了肩膀以下，露出了白皙光滑的肩膀和那晃眼的酥胸。

「不……玉姐姐……我不行了……我……」流剑音的脑子里一片空白，呼吸变的非常的急促，裤带也被狐狸精

给解了下来。

突然，从窗外飞进十几道红线，一下将那女子半裸的娇躯紧紧缠住，她的手在背后被细细的红线紧紧捆着，雪

白的玉腿也被密密的红线勒的跟肉粽一般。

「啊？！……是谁？」女子惊恐的娇吟道，身子在床上扭动着。

「不好意思，坏了你们的好事呢…」玉冰兰推开门走了进来，看了看躺在床上被迷的神志不清，欲火正旺的流

剑音咯咯一笑。

「小狐狸精，果然生的媚态万千，美艳动人呢，难怪那些男人一个个会被你吸干了精气。」玉冰兰坐到床边，

轻轻用银针扎了扎那女子翘起的臀部。

「啊！……」那女子的一下疼的向前弓起身子。

「我看你道行尚且，有生的这般美丽可人，如果你保证从此以后回到深山潜心修炼，不再为害百姓，我就放你

一马，你看如何？」玉冰兰笑着问道。

「如果我不从又如何？」女孩生气的台起头，对着玉冰兰狠狠地瞪了一眼。

「如若不从，休怪我银针无情，将你打回原形哦…」玉冰兰晃了晃手中的银针，柔声说道。

「别……姐姐饶命，我答应便是…」女子刚才领教过银针的厉害，不敢造次，连连求饶。

玉冰兰收起绣花针，正想上前查看流剑音的情况，突然流剑音从床上一下弹起，扭住了玉冰兰的手腕，将她压

在了身下。

「剑音，你做什么？」玉冰兰的双手被反扭到身后，流剑音用不知从哪找来的棉绳，将玉冰兰的双手捆住，这

一边，刚才还在求饶的女子挣脱了缚住她的红线，拿着绳子，压住玉冰兰修长的双腿，用力的捆缚起来。

「剑音，停下！」玉冰兰挣扎着扭过头，看见流剑音的双眼空洞无神，只有熊熊燃烧的欲火几乎要喷出来。

「媚惑术？」玉冰兰心里暗叫不好，狐狸精的媚惑术是借人心里的色欲将人控制，色欲越强烈，控制力越强，

流剑音按理说经过严格修行，应该能抵制这种程度的媚惑术，但是玉冰兰没有想到，一个正当年华血气方刚的少年，

天天跟着她这样美若天仙的姐姐，心中的欲念一旦觉醒，稍经挑拨，便会如洪水一般一发而不可收拾。

玉冰兰在转眼之间，已经被二人用绳子将手脚捆了个结实，流剑音的脑子里，现在全是白花花的女人彤体，还

有萦绕在耳边那娇媚无比的呻吟声。

「我的好姐姐，被捆着的滋味不好受吧，刚才你勒的妹妹我好疼呢，我要好好的惩罚你。」那女子坐在玉冰兰

的腿上，调皮的娇笑着。

「小狐狸精，你想怎样？」玉冰兰现在被两个人压在身下，动弹不得，更糟糕的是，她感到流剑音身下某处那

硬邦邦的东西，正抵着自己的小腹！

「怎么样？嘿嘿…你问问你亲爱的弟弟吧，看来他很想跟你这位好姐姐亲热一番呢？」女子咯咯的笑了起来。

「玉……玉姐姐……」流剑音急促的喘着气，慢慢地俯下身去，双手在玉冰兰的胸前用力的揉捏。

「别……剑音……不行……」玉冰兰在床上挣扎着，胸前的丝衣被流剑音用力的拉开，露出那一对白的晃眼的

玉兔子。

「哈哈哈，好姐姐，我就不打扰你们了，等明天早上，我会通知镇上的人来看被抓住的『狐狸精‘的。」

「大胆妖孽，竟敢在此做恶！」猛然间，一阵惊雷般的吼声从屋外传来。一窜锁链破墙而入，将惊魂未定的女

子全身层层的锁住，然后猛的勒紧。

「啊啊啊！！」女子惨叫着被拖出屋去，那锁链不断的勒紧，将她的骨头勒的咯咯做响，可怜她天生媚骨，竟

然被锁链勒的满地乱滚的大叫。

「不要……饶了我吧……啊啊啊！！」女子凄厉的叫喊声没有得到站在他旁边那个铁塔般壮硕的大汉的怜悯，

她的妖力正被锁链逐渐的吸收，用不了多久，她就会被吸光妖力打回原形而死。

「贱人，这就是你吸人精原危害世人的下场，让你好好尝尝被吸干是什么滋味吧…」大汉的声音如洪钟般响亮

而威严。

「救命！……不要……我从没害人性命，求求你……啊啊啊！！……」可怜的狐狸精在地上扭动着动人的娇驱，

痛苦的惨叫着。

「住手吧，不要取她性命。」流剑音从屋里冲了出来，大声喊道。

「为何？身负除妖伏魔的职责，对妖孽的仁慈，只会让她日后危害世人，等她羽翼丰满，功力大进之时，

想收拾他们就没那么容易了。「大汉说道。

「修炼百年才能化为人形，念她的确未曾伤人性命，还请大师往开一面，放她一条生路。」流剑音看着地上痛

苦万分的狐狸精，怜悯之情顿生。

「小子，你涉世为深，不知世间险恶，不要被她美丽的外表所迷惑。」那大汉原本没打算搭理这个后生小辈，

却突然看见他手中握着的那把长剑，这把剑给他一种非常不安的感觉。

「这小子似乎有来头啊……」各种仙兵神器他见过无数，唯独这把看似平淡无奇的长剑让他感觉到一丝彻骨的

寒意。

大汉不想再和这小子纠缠，正欲收紧锁链将狐狸精结果，两枚绣花针突然从旁飞出，紧紧地缠住了他的手腕。

「还请大师手下留情，莫伤这狐狸精的性命。」一个柔媚清婉的声音响起，只见玉冰兰衣衫有些凌乱，从屋子

中走了出来。

「绣花针？原来是梦幽仙子玉冰兰？」大汉怔了一下，看着眼前那绝美的女子说道。

「小女子正是，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大师应该就是……」

「罢了罢了，不过是个小小的狐狸精，今天老夫就给你们一个薄面，放过她的性命，但若是她日后再祸害人间，

你等难辞其咎！」大汉一下收回锁链，玉冰兰也将自己的绣花针收回衣袖之中。

大汉也不多说废话，身形一闪，便不见踪影。

「啊……」那狐狸精躺在地上，轻轻的呻吟着，虽然拣回了一条小命，但是已经无力起身，连说话都成了困难。

「玉姐姐，刚才我……那……」流剑音红着脸，声音如针孔般细小。

玉冰兰脸上的红霞还未完全消退，她那美丽的脸上露出几分生气的神色，但是很快便消失了。

「剑音，拿着这绳子，将她捆起来，5 天之内，她只有普通女子的气力。」

玉冰兰冷冷地说道。

「是……是的……」流剑音接过绳子，将躺在地上的狐狸精双手反剪捆绑起来，那柔美的玉体，让他又开始感

到一种莫名的冲动。

流剑音捆好狐狸精的手脚，扯下她脚上的罗袜，塞进了她的嘴里，然后用绳子勒住了她的小嘴。

「剑音……」玉冰兰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来到了流剑音的身后。

「啊？玉姐姐，什么事？」

「其实刚才，你用绳子将我捆起来后，就已经恢复神志了吧？」玉冰兰轻轻的说道，但是传进流剑音的耳朵里，

无异于千钧雷霆。

「我……这……」流剑音冷汗直冒，不敢转身面对玉冰兰，脊背上感觉到了一丝刺骨的寒意。

「这次的事情我便不再追究，但是下次若再借机轻薄于我，我可就不客气了，听懂了吗？」玉冰兰的语气变的

柔和下来。

「玉姐姐，我绝对不敢了…」流剑音转过身，看见了玉冰兰指间藏着的银针冒出锐利的寒光，不过只是一下，

便消失不见了。

「玉姐姐，这狐狸精如何……」

「她本性不坏，只是调皮了一点，若加以管教，相信能把她引向正道，带着她一起上路吧。」

「啊？我这样背着一个被捆起来的年轻女子上路？」流剑音诧异的问道。

「笨啊，剑音，你用一个口袋把装起来背着走就行了，这狐狸精不同于一般人类女子，身轻如燕，而且身体柔

软，你将她捆做一团装进袋里，别人自然看不出破绽。」玉冰兰笑道。

流剑音听完这话，便将狐狸精的双腿往后弯曲，一直压到了她的脖子处，然后用绳子捆好，可怜的小狐狸精便

被捆成个压扁的「o 」型，装进了一个大口袋里。

（2 ）

第二天一早，玉冰兰和流剑音领了除妖的报酬，别过乡绅，继续起程。

「对了，玉姐姐，昨天那个大汉是谁？」流剑音问道。

「哦，怎么现在才想起来问呢？昨天晚上你都在想什么了？」玉冰兰回头柔声问道。

「啊？……我……」流剑音的脸一下刷的红了，一时竟窘的答不上话来。

玉冰兰看着流剑音脸上那种少年特有的羞涩，觉得颇为可爱，于是决定稍稍戏弄他一番。

「对了，剑音，为什么今天一大早天还没亮就急着爬起来洗裤子呢？」玉冰兰假装奇怪的问道。

流剑音听完这句话，只觉得脑子里一片空白，立刻象尊木雕一般，呆立在那里。

「剑音，怎么了？」

如此尴尬的感觉流剑音还是第一次尝到，他的脸色由白变红，再由红变白，脑子里浮现出昨晚那令他血脉喷张

的春梦来。

「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流剑音呆

立半响，看着玉冰兰笑盈盈的盯着自己，浑身仿佛象被扒光一般。

「啊，有妖怪！！」剑音感觉剑柄一震，心里暗叫「天助我也！」便头也不回的朝妖气传来的方向狂奔而去。

「……这小傻瓜……」玉冰兰楞了一下，也立刻飞身跟去。

在一片竹林之中，一位容貌秀丽端庄，气质高雅的白衣女子正被流剑音用剑指着，那女子微微一笑，问道：「

这位小兄弟，你我素不相识，无冤无仇，为何突然用剑指着我啊？」

「女妖精，快现出原形吧，不用装了。」流剑音说道。

「小兄弟，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啊？」白衣女子面无惧色，那强大的妖气让流剑音手中的长剑嗡嗡做响。

「剑音，等等！」玉冰兰从天而降，轻盈地落到流剑音的身边。

「哦，又来一位漂亮的小姑娘，两位究竟拦下小女子意欲何为呢？」白衣女子依旧面带微笑。

「这股妖气……」玉冰兰正在迟疑之中，流剑音手中的长剑已经被这股妖气吸引着向白衣女子刺去。

「小兄弟若再无礼，就休怪我不客气了…」白衣女子转身避过刺来的剑锋，身形飘舞起来，两条白色的丝带自

袖口而出，朝流剑音飞去。

招式非常普通，流剑音眼前白光一闪，胸口已经被丝带击中，身子不由的倒退了好几步。

「什……什么？」流剑音可以清楚的感觉到，对方的力道在接触他衣服的那一刻马上收回，分明是有意留手，

但是即使这样，自己仍然被击退数步。

「剑音，住手吧，你现在不是她的对手。」玉冰兰上前用手按住流剑音的肩膀，对着白衣女子说道：「多谢姐

姐手下留情，我们姐弟二人冒犯之处，还请见谅。」

「呵呵，妹妹言重了，除妖救世乃你们的职责所在，不过不是所有的妖都会危害世人，大可不必赶尽杀绝啊。」

白衣女子收起丝带，柔声说道。

「小女子玉冰兰，这位是我的表弟流剑音，不知姐姐……」

「呵呵，小女子白素贞，两位，后悔有期。」白衣女子说完轻轻跃起，转眼便消失于竹林当中。

「玉姐姐，这女子究竟是什么妖怪所化，如此厉害？」流剑音问道。

「不知道，不过以她的功力来，至少已有千年的修为，好在她本性善良，刚才与你交手之时，从头到尾感觉不

到丝毫的杀气，要不你我恐怕很难脱身，说不定还会性命不保。」

「这样的妖怪，我们以后说不定还会碰到，下次千万不要贸然出手，知道了吗？」

「玉姐姐，我知道了，刚才其实我也想停手的，但是手中的剑却停不下来……」

「它又想饮妖怪的血了……看来你要完全驾御此剑，还需加以时日，师父让我们下山除妖修行，也正是为了这

点。」

「这把剑究竟是什么来头呢？」流剑音抽出长剑，只见剑身寒光闪动，似乎与其它的宝剑并无二处。

「呵呵，这个问题，你要回去问师父了，姐姐我也不知道呢。」玉冰兰笑道。

「对了，剑音……」玉冰兰突然停步，轻声说道：

「似乎那条裤子，你还晒在那乡绅家中，忘了收了呢……」

「=0= ！！……」

……

入夜，二人来到路边的一家客栈投宿，分住两个厢房。

「对了，你把那小狐狸精放出来透透气吧，不要把她给憋坏了。」玉冰兰离开流剑音房间关门的时候，留下了

这句话。

「玉姐姐？」流剑音抬头一看，见那口袋正放在自己的床上。

「莫非……」流剑音脑子里闪过一丝邪恶的念头，将扎住口袋的绳子解开，然后将里面的小狐狸精「倒」了出

来。

「呜……」狐狸精睁开了那双媚眼，浑身依然被绳子紧紧地捆缚着缩成一团，她看见流剑音，马上「

呜呜「的扭动着身子叫了起来。

「嘘，别叫，我帮你把嘴里的东西拿出来。」流剑音将狐狸精嘴里的绳子解下，将袜子拿出，只听狐狸精大口

的喘着气，娇媚的呻吟起来。

「啊……差点憋死我了，流公子可否替我将绳子解开，我实在是……受不了了……好难受……」

狐狸精柔声说道，媚态百出，若人怜爱。

「这个……我只能将你连着手脚的绳子解开，让你舒展身子，其它的绳子不能解开，怕让你给跑了，到时候玉

姐姐怪罪下来，我可担待不起。」流剑音说着解开了将狐狸精弯成「o 」形的那段绳子，扶着她坐到了床边。

「对了，我还不知道你的名字。」流剑音将她身上的绳子松了些许，笑着问道。

「小女子颖薇，流公子可以叫我颖儿或者薇儿。」颖薇笑着答道，一双媚眼紧紧地盯着流剑音，看的他直觉得

脸上发烫。

「真好听的名字……」面对眼前的美色，流剑音一时竟然不知道说些什么好，只是木木的站在那。

「流公子为何站那么远呢？难道是嫌颖儿长的丑吗？」颖薇笑道。

「不，哪里的话，只是……」流剑音说着说着，屁股已经不由自主的挪到了颖薇的旁边，那股美女特有的体香

立刻扑鼻而来，把流剑音熏的好一阵天旋地转。

「流公子，能将颖儿身上的绳子解开么？反正现在颖儿妖力全无，和普通女子无异，流公子还怕颖儿跑了不成？」

颖薇一点点的朝流剑音靠过去，声音柔媚无比。

「不……不是……只是玉姐姐她吩咐过……」流剑音强压着自己体内的冲动，用手扶住靠过来的颖薇，那柔软

的触感，却更加令他不知所措。

「呵呵，流公子似乎对那位玉姐姐言听计从呢？又或是流公子……」颖薇顿了顿，继续说道：

「又或是流公子就喜欢这样捆着颖儿和颖儿温存呢？」颖薇的脸几乎贴到了流剑音的脖子上，将他逼到了床尾，

颖薇那起伏不断的酥胸和从嘴里呼出的气息，让流剑音的脑子里一片空白，血气上涌。

「流公子以德报怨，救了小女子一命，小女子无以为报，只有……以身相许啊…」颖薇的呼吸越来越近，流剑

音终于把持不住，突然用力，将颖薇压在了身下……

玉冰兰正要安睡，突然从隔壁传来床板摇动的吱呀吱呀的声音。

「唉……这傻小子，到底还是和师父说的一样，色念太重，终究还是过不了美人关……」玉冰兰起身正要过去，

想了一下，又转过身回到床边坐下了。

「算了，剑音始终要从男孩变成一个男人的，既然这小狐狸精已经没有害人之力，就随他高兴好了…」玉冰兰

重新躺回床上，但是却怎么也无法静下心来。

「不对……这是……迷烟？！」玉冰兰立刻屏住呼吸，静待对方现身。过了一会，大概是确定屋子里的人已经

被迷晕，一个黑影从窗外跳进了屋内，身手极其敏捷，落地悄然无声。

那人走到床边看了一下，此时月光从窗外照到床头，玉冰兰那天仙一般的容貌让来人看了有一种惊艳的感觉。

「好美丽的女子，我若是个男的，必定将你掳去做我老婆……」一个女人的声音从来人的黑纱蒙面巾下传出。

玉冰兰听到这里，心里暗笑，不过面色依然保持平静。

谁料那女子光看还不够，竟然还坐到床边，伸手在玉冰兰凝脂一般的脸上捏了一把。

「嘿嘿，好嫩的皮肤，几乎能捏出水来的样子…」女子笑道。

「这女子身上有妖气，不是人类？」玉冰兰忍着脸上被捏来捏去的痒痒，突然睁开了眼睛。只见一双绿色的大

眼睛正盯着自己，玉冰兰抓住那女子正朝她鼻子捏去的右手，突然用力的往后拧去。

「哎呀呀？！」女子见本该被迷昏的玉冰兰突然醒来，大吃一惊，惊慌之中右手被玉冰兰拧到了身后，接着左

手也被抓住，往后拉过肩膀，弯到身后和右手并在一起，拉成了「关公背刀」的姿势。（等等，好象那时候关公还

未出生？- - ）

「来者是何方妖怪，竟敢玩弄本姑娘的脸？」玉冰兰喝道。

「哎呀……被发现了，早知道就不玩了- - 」那女子双手被制，被扭的有些痛，娇声叫道。

玉冰兰借着月光看清了来人，这女子穿着一身黑色的紧身夜行衣，戴着蒙脸巾，八成是个女贼，只是女贼身上

为何会有妖气？？

「说，你是何方妖怪，来这做什么？不说的话本姑娘就拧断你的手腕。」玉冰兰冷冷地说道。

「哼，你看我穿成这样，难道还看不出我是干什么的？谁规定只有你们人类可以做贼的？」女子扭着身子笑道。

「我这里没什么好偷的，你到底想干什么？」

「哼，没什么好偷的，那我偷你人行不行？」女子转过脸坏笑道。

「少贫嘴，再不如实招来别怪我不客气了。」玉冰兰用力收紧了双手，黑衣女子痛的娇叫一声，突然向后弓起

身子，硬生生地将玉冰兰向前甩了出去。

玉冰兰在空中转了个圈，稳稳地落到了地上，双手十枚银针立刻朝黑衣女子射了过去。

「长的那么漂亮，没想到还挺凶的啊，嘿嘿」黑衣女子单脚踏床，再从天花板反弹，躲掉了玉冰兰的银针，并

且瞬间跳到了她的面前。

「好敏捷的身手！」玉冰兰心中暗暗叹道，双手的银针来不及再次射出，攥在手里朝对方刺去。

黑衣女子将头一偏，蒙脸巾被银针挂中一下拉掉，露出了自己俏丽的容貌。

「好身手，作为人类来说，尤其是一个女人，你很厉害。」黑衣女子笑着说，此刻，她已经死死地按住了玉冰

兰的双手手腕，将她压在了地上。

「哼，那么美的女人，味道一定很不错，我要吃了你…」黑衣女子慢慢地俯下身，张开双唇，露出了洁白的牙

齿。

「呀……」玉冰兰的力量远不及她，挣脱不开，不过黑衣女子显然是太轻敌了，她不知道，玉冰兰的绣花针是

靠体内的真气催动，而不是靠双手发力投出。

「我舔… ^ ^」黑衣女子并没有用牙齿咬下去，而是伸出舌头在玉冰兰的脸上舔了舔。

「？！」玉冰兰只感到脸上突然凉嗖嗖的，被黑衣女子的举动吓了一跳。

银针带着红线此时已经将黑衣女子包围起来，然后猛的收紧。

一阵烟雾过后，玉冰兰从地上站起来，只看见一件被红线缠住的夜行衣，而人已经不见了踪影。

「在线收紧的瞬间变回原形逃掉了吗？动作好快……」玉冰兰捡起那身衣服，里面只留下那女人淡淡的体香，

还有一根细长柔软的白毛。

第二天早上

玉冰兰见流剑音迟迟不下来吃早饭，觉得有些奇怪，便上楼来到他的厢房前，轻轻的敲了敲门。

「剑音？」

屋子里没有任何反应。

一连叫了三声，还是没有反应。

玉冰兰心里暗叫不好，说不定昨天那女妖在去她那之前，先来这边光顾过了，而那个时候，剑音恐怕还在和狐

狸精……

一根红线从门的缝隙之中进去，缠住门闩，然后轻轻的从里面将门拉开了。

「剑音，你没……」玉冰兰推开门一看，好一幅春宫图，只见流剑音和颖薇上身几乎一丝不挂，裤带也不见了

踪影，流剑音趴在颖薇雪白的娇躯之上，一只手正抓住颖薇胸前那一团东西不放，而另一只手，正伸进颖薇的亵裤

之中，两个人显然都被迷香迷晕，现在还没醒过来。

「……」玉冰兰的脸上泛起两朵红霞，站在门口进也不是退也不是。

过了一会，流剑音慢慢醒了过来，发现自己赤裸着上身，睡在棉被之中，而颖薇已经不见了踪影，只是桌上那

个口袋里，似乎有东西在里面蠕动着。

「头好痛……」流剑音坐起身用手摸了摸脑袋，突然发现，玉冰兰正坐在床边，双手交叉在胸前看着他。

「剑音，快点穿好衣服，收拾好东西，我们准备上路了。」玉冰兰也不多说什么，丢下几句话便起身离开了。

「- - …啊？是，马上…」流剑音赶紧下床穿好衣服，收拾好行囊，正准备下楼，才发现他那把长剑竟然不见

了。

「糟……糟糕！！」流剑音顿觉大事不妙，翻便这个房间也没找着。

「玉姐姐，不好，恐怕昨晚那个女飞贼，将我的长剑盗去了。」流剑音冲下楼，见到玉冰兰正在门口等他，焦

急地喊道。

「剑音，你急什么，不就是一把剑吗，我们去找回来便是了。」玉冰兰笑道。

「可……可是师父他……」

「行了行了，看你急的那个样子……」玉冰兰咯咯的笑了起来。

两人一路行至县城门口，便见到城门附近，贴着一张大大的通缉令，那通缉灵上画的女子，眼睛大大的，正是

昨晚拜访过他们的那个女贼。

（3 ）

「女飞贼燕无心？」玉冰兰笑道，「这小小的飞贼竟然被当地官府悬赏五千两捉拿，看来还真是不简单哪。」

「玉姐姐昨天晚上和她交过手吗？」

「恩，不过可惜，让她给跑了，不过无妨，我们在这城里多住几日，相信一定可以等到她再次露面，到时候我

们设计擒之就是了。」玉冰兰说道。

虽说只是县城，不过到底比乡下的村镇要热闹很多，街道上行人来往如织，不时有人为玉冰兰的美貌而驻足回

眸。

再往前便是集市，各种商贩的吆喝声交织在一起涌入耳朵，喧闹非常。玉冰兰的脸上露出一丝兴奋之色，拉着

流剑音在里面东穿西逛，用除妖得来的银两买了好些精巧的首饰和上层的胭脂，接着又一头扎进了衣店之中。

「剑音，你看我穿这件衣裳好看吗？」玉冰兰从老板手中接过一件粉红色的衣服，围在身上，原地轻盈的转了

一下，然后笑着问道。

「好看，玉姐姐穿什么都好看呢…」流剑音被玉冰兰的婀娜的身段晃的有些眼花，连忙说道。

「来，这件你拿去试试，你穿在身上一定很不错。」玉冰兰拿过一件衣服递给流剑音。

「玉姐姐，我就不用了吧？……」流剑音接过衣服，没说几句，便被玉冰兰推进了试衣间。

过了一会，流剑音换好衣服出来，活脱脱一位气宇宣昂的富家公子。

「呵呵，剑音，好帅气啊，看来姐姐我的眼光果然不错，老板，这件我们买下了…」玉冰兰满意地笑道。

没等流剑音反应过来，便又被玉冰兰塞过一件衣服推进了试衣间，如此反复，一直买下了四，五件新衣服才罢

手。

一直折腾到中午，玉冰兰才和流剑音带着一大堆买来的东西找了间客栈坐下，小二上来殷勤的倒了两杯清茶，

正准备让他们点菜，忽然之间，十几个戴着斗笠，腰悬大刀，身背大竹篓的人一起走进了饭馆，在他们不远处的三

张桌前坐下，他们将竹篓放在自己脚下，在小二上前倒茶的时候，突然听见玉冰兰那柔美婉的声音，侧目向这边一

看，不由的微微一怔，其中两位靠在一起耳语几句，便不再多言，转而吩咐小二速速上菜。

「呵呵，看来那帮戴斗笠的家伙，有点古怪呢……」玉冰兰对那些不时往这边瞟几眼的男人们假装视而不见，

这时候，一群官兵鱼贯而入，为首的那个似乎是个捕快，没等坐定，便没好气的对部下说道：「那个女飞贼好生狡

猾，前段时间夜夜作案，昨天晚上我带人暗中于各处埋伏，她却偏偏又不现身了。」

「李捕头，眼见县太爷给的期限不剩几日了，到时候若再抓不到那女贼，你我如何是好？」

「奇怪，只是一个女飞贼而已，为何林大人如此着急要我们速速破案呢？莫非……」一个跟班问道。

李捕头给他递了个眼色，那人便将嘴巴闭上了，不一会，那群戴斗笠的人吃完饭，背起竹篓便要上楼，小二在

一边收拾桌子，正要帮忙，还没触到竹篓，伸出去的手便被一把抓住。

「不要乱碰！」那人冷冷的说了一句，小二陪着笑脸连忙退了回去。

过了一会，那群官兵也吃完了，扔下饭钱起身离去。

「剑音……」玉冰兰用手托着下巴，看着窗外的街道。

「玉姐姐，什么事？」

「群背竹篓的人，若是出门，你便跟在后面，看看他们要往哪去。」玉冰兰轻声说道。

「玉姐姐，为何要……？」流剑音脸上满是疑惑的的样子。

「呵呵，到时候你先跟过去，晚些时候回来告诉我便是。」玉冰兰笑道。

二人要了两间相临的上房，流剑音背着行囊和那大口袋正要进房，忽听玉冰兰在身后叫道：「剑音，那口袋，

还是放我这边方便些吧……」流剑音回头看见玉冰兰正微笑看着自己，想起昨晚的事情，脸刷的一下红了。

「哦，好的……」流剑便跟着玉冰兰进了屋，将大口袋放在了桌子上，然后急忙退出去了。

玉冰兰起身锁好门，来到那口袋前面，笑了一下，然后伸手解开了袋口上的绳子。

「呵呵，我的好姐姐，在里面没憋坏吧？被绳子捆成一团的滋味，是不是不太舒服呢？」玉冰兰笑道。

「呜……」从口袋里传出微弱的呻吟声，等玉冰兰将袋子的边缘完全拉开，一个长发披肩，只穿着一件薄薄的

半透明黄丝内衣的美艳女子出现在她的面前，她的嘴里被塞进了什么东西，然后用绳子勒住，一双藕臂被反剪到身

后和被向后弯曲到极限的雪白修长的双腿捆在一起，绳子在她的身上纵横交错，陷进她的肌肤之中，将她紧紧的捆

作一团，而这个女子，却和坐在一边的玉冰兰长的一模一样。

「呜！……」那女子睁开眼睛，用了一段时间适应了眼前的光亮，便看见了坐在自己面前的那个玉冰兰，她那

双动人的美目有些生气的看着对方，被绳子捆着的身体扭动着挣扎了一下。

「呵呵，玉冰兰，不用费力挣扎了，这绳子便是那日在郊外的小屋之中，用来捆缚你的绳子，也是后来，流剑

音将我捆做一团，塞进口袋的绳子，它虽不是什么捆仙绳之类的神兵仙器，却也是道家收妖伏魔的法宝，还是有些

法力的。」

原来这玉冰兰，乃是颖薇所化，而真正的玉冰兰，则一直被装在口袋里。

「玉冰兰，说起来，我虽道行不深，但毕竟也比你这人类女子大了几岁吧，所以似乎我该叫你妹妹才对？」颖

薇笑了笑，接着说道：「好妹妹，你的衣服很合身呢，不知道你的好弟弟看见你这副千娇百媚柔弱无助的动人模样，

会有什么反应？」

「呜……」玉冰兰这才想起，自己的身上仅仅穿着一件半透明的丝质内衣，刚刚够勉强遮住她的臀部，而那光

滑的肩膀，白皙修长的玉腿则完全暴露在了外面。

颖薇的脸上带着阴森的笑容，继续说道：「你知道我身上为什么还有那么多妖力吗？其实……」

玉冰兰突然感觉到一股浓烈的杀气从颖薇的身上发出，弥漫在屋子里。

「我并不是什么道行尚浅的小妖怪，而是千年狐妖，只不过被厉害的仙人打的元气大伤，才躲在那小镇吸人精

源修养生息，之所以没有害人性命，也只是因为不想把事情闹的太大，暴露我的行踪，以前死在我手上的男人，何

止千万……」

颖薇顿了顿，得意的笑道：「昨晚你那傻瓜表弟，受不了我的诱惑，让我吸了精源，竟然能使我损耗的妖力恢

复大半，看来你们两个必定体质特异，只要我将你俩吃了，不仅能完全恢复，说不定还能多上几百年的功力……」

颖薇说完，用手指划过玉冰兰肩膀上那光滑的肌肤，然后停在了她的脖子上，指甲突然变的细长而尖利。

「看你生的国色天香，味道一定很不错，我该怎么吃你呢？是生吃，还是清蒸？」颖薇尖利的指甲抵在玉冰兰

那细嫩的脖子上，让她感到一股寒意。

「你那可爱的傻瓜表弟，我暂且先留着，跟他玩玩姐弟游戏，待玩腻了，我便吸干他的精源一并吃了。」颖薇

俯在玉冰兰的耳边，小声说道，玉冰兰心中一颤，嘴里发出呜呜的声音，怎奈她全身被绳索紧紧缚住，根本没有半

点反抗之力，流剑音虽近在隔壁，却也听不见她的声音，更何况，那把斩妖的利剑，现在根本不在身边！

「怎么样，害怕吗？我要动手了哦，好妹妹，你放心，不会太痛的…」颖薇说着，抵在玉冰兰脖子上的指甲渐

渐用力，她只需要轻轻一划，便可以割断玉冰兰的气管。

「难道自己就要死在这里了吗？剑音！……」玉冰兰虽然不甘心，但见求生无望，便不再挣扎，闭上了眼睛，

静静的等待死亡的到来。

过了一会，却不见动静，玉冰兰奇怪的睁开眼睛，看见颖薇正一脸坏笑的看着自己，刚才那阴森的表情，凌厉

的杀气，全部消失的无影无踪。

「我唬你的，傻瓜…」颖薇收起指甲，悻悻的说道：「原本还想把你的眼泪给吓出来，不过看起来还是失败了

呢……谁知道你外表挺娇弱的样子，但是就是不哭啊，不好玩……刚才的就算是你们两个把我捆起来塞进口袋里一

点小小的报复吧。」颖薇调皮的笑着，动手将玉冰兰身后连着手脚的绳子解开，然后帮她把有些麻木的身子抱到了

床上，舒展开来。

「嘿嘿，很麻吧？普通人被这么捆上半天，恐怕早就手脚缺血昏过去，不过以妹妹你的修为，想必没什么大碍，

对了，今天我和剑音买了很多好看的衣服和首饰呢，好妹妹你一定喜欢…」颖薇说着打开包袱，将买来的衣服在玉

冰兰的身上比划起来。

「对了，我帮你梳梳头吧，不好意思，借用了你扎头发的丝带，不过我买了好几支漂亮的发簪给你，来…」颖

薇拿着梳子，坐到玉冰兰的身后，用手托着她那乌黑柔顺的长发梳了起来，然后将将它们在脑后盘起，结成漂亮的

发髻，用发簪从中穿过。

「哈哈，好漂亮，我的手艺还不错吧？」颖薇拿着镜子在玉冰兰的面前晃了晃。

「……这狐狸精，果然本性不坏，但是也调皮的过了头，现在自己又动不了，这样下去，只怕她又会做出什么

荒唐的事来，而且还是以我的模样……」玉冰兰心里想道。

「好妹妹，别担心，我会好好的照顾剑心的，然后帮他把剑找回来，你们可是我的救命恩人哪，我要好好的报

答你们…」颖薇笑道。

「报答？那把我捆起来堵上嘴算是怎么回事……」玉冰兰听了这句有点哭笑不得。

「看的出来，剑音很喜欢你这个表姐，只是一直不敢开口，而你自己呢……」

颖薇用手帮玉冰兰酥麻的身子按摩着。

「？！她想干什么？」玉冰兰似乎觉得颖薇的话有点不对劲。

「人类的礼数很多都是无聊的东西，我决定了，我要报答你们，所以……」

颖薇故意顿了顿，然后继续说道：「所以，我要把你们这对金童玉女搓合到一起，不管用什么手段……」颖薇

俯在玉冰兰的耳边说道。

「呜……」

……

时间很快到了晚上。

「玉姐姐，是我。」门外传来流剑音的声音。

「哦，剑音，请稍等一下…」颖薇说着用棉被将床上的玉冰兰盖了起来，然后走过去打开了门。

「下午的时候，那群人出去了，最后……」流剑音顿了顿继续说道：「没想到的是，他们最后从后门进了府衙。」

「哦？呵呵，很有趣呢，剑音，你猜猜，那竹篓之中，装的是什么东西？」

颖薇诡异的笑着问道。

「啊？这个，玉姐姐，我怎么知道，难道你认为和那女飞贼有关么？」

「有没有关系，去了就知道，女人的直觉，有时候是很准的哦，你先去楼下等我，我一会就来。」颖薇说完，

关上了门，然后回到床前，拉开了被子。

「不好意思了，好妹妹，又要委屈你了…」颖薇将被子拉开，将玉冰兰的身子翻过去，然后抓住玉冰兰的脚踝，

向后朝背部弯去。

「呜！……」一想着自己又要被捆成那样屈辱而难受的样子，玉冰兰自然不愿意，不过不愿意归不愿意，她现

在就如同颖薇手中的玩偶，只能任由她摆布。

颖薇将玉冰兰捆好以后重新装进了口袋里，然后扎好袋口，这才放心的离开。

（4 ）

在县衙后堂，整齐的摆着十个竹篓，颖薇和流剑音潜进去之后，悄悄的躲在了柱子后面。

大概过了2 个时辰，从里面传来人的脚步声，在黑暗中，知县林成左手拿着灯笼慢慢的走进竹篓，他将灯笼挂

在一边，伸手将盖着竹篓的黑布撩开。

「呜……」从竹篓里传出微弱的呻吟声，原来竹篓之中，装的是一位裸体的年轻女孩，她的双腿弯曲紧靠在胸

前被绳子捆成一团，嘴吧被破布严实的塞起来，还被蒙上了眼。

「官匪勾结贩卖人口？不……没那么简单……」颖薇在暗处想着，之见林成伸手抓住那女孩的柔嫩的脖子，一

下将她整个人给提了起来。

「呜？！」在竹篓中蜷缩了不知道多久的女孩被这股巨大的力量一下举到了半空，惊慌的扭动着身体挣扎起来，

林成的脸上露出狰狞的笑容，舌头慢慢的从嘴里伸了出来，朝女孩的下身刺去。

「果然，这家伙不是人类，想通过这种手段吸收精源？」颖薇象流剑音使了个眼色，但是不是让他去救那女孩，

而是让他别动。

「玉姐姐？？」流剑音正在疑惑之际，一个俏丽的身影从他们的头顶飞过。

「谁？！」林成来不及缩回舌头，已经被利刃切成了两截，断掉的舌头在地上象虫子一般蠕动着，鲜血从林成

的嘴里流了出来。

「混蛋，到底是谁……」林成捂住嘴，看见一个女孩单手持剑站在自己面前，脸上带着得意的微笑。

「你这个老妖怪舌头太长了，还是削短一点好看。」那女孩穿着黑色的紧身夜行衣，双眼发出幽幽的绿光，正

是被通缉的女飞贼燕无心，她手中的长剑，也正是流剑音的那一把。

「小猫……上次被你逃了，害得我到处找你，这次你居然还敢自己送上门来，等我把你几百年的功力一起吸了，

哈哈哈…」林成狂笑着，将手中的女孩丢到一边。

「哼，别以为靠吸处女的精源比我多几百年功力就一定可以赢我，这把剑可不是一般的剑哦……」燕无心媚笑

着，身形一闪。

「来了……不是一般的剑？什么意思？」林成领教过燕无心的速度，立刻纵身一跃，粘在了墙壁之上，燕无心

一剑刺空，剑峰一转便朝墙上滑去，但是竟然跟不上林成的速度。

「壁虎精？」颖薇在一旁看见林成的动作，一眼便猜出了他的底细，他用四只脚紧紧的吸在墙上，以不可思议

的速度穿梭在各个柱子和墙壁之间。

燕无心虽然也是以速度见长，但是却无法象林成这样粘着墙壁，一时间竟然赶不上他的速度。

「哈哈哈，小猫咪，你不是跑的很快吗？怎么只有这点程度而已吗？」在黑暗中传来林成的怪声，燕无心站在

屋子的中央，凭声音判断着林成的位置，但是很显然，对方在不停的快速移动，想要捕捉到非常的难。

「好痛啊……死猫，一再破坏我的好事，等会看我把你那一毛拔光了，然后……」林成用手摸了一下断了半截

的舌头，发现以他数百年的功力，竟然无法让血止住。

「该死的……果然不是一般的剑……不过你即使有夜视能力又如何，在柱子的掩护下，你还是看不到我……」

林成悄悄绕到燕无心的后上方，然后纵身朝她扑了下去。

「在我的身下唉号吧，贱人！」

燕无心突然转过头，对着半空中的林成微微一笑。

「什……什么？！」

鲜血溅到了柱子上，林成的半截尾巴在地上象蛇一般跳来跳去，不断的喷着血。

「下次该到你的脑袋了，老壁虎……」燕无心笑道。

「该死的……」林成缩到一边，尾巴上被切出的伤口不断的流着血，血液在地上形成一股细流，朝燕无心手中

的剑流了过去。

「这……？究竟是什么剑？？！」林成感觉到自己的生命似乎在一点一点的被剑吸收，不，应该说是……贪婪

的吞食掉。

「糟……糟糕……这女人哪找来这种东西？……」

半空之中，手持长剑的燕无心高高跃起，剑身周围，血雾缭绕。

「要结束了……」颖薇的指间伸出银针，准备从后面偷袭。

「刷！」林成并不是避不开这一剑，但是他的身体已经被切成了两半。

「谁？！」燕无心将剑横在身前一挡，顿时一股强大的冲击力从剑身激荡着她的全身，将她整个人震的飞了出

去重重地撞到了墙上。

躲在暗处的颖薇和流剑心大吃一惊，屋子里弥漫着浓烈的血腥味和一股异常强大的气。

「你是谁？！」燕无心的嘴角流出一丝鲜血，站在被撞毁的墙边，握着长剑的双手却不由自主的开始微微的颤

抖。

在刚才被震飞的那一刻，燕无心已经感受到了那人的气，远远凌驾于自己之上的那种恐怖力量。

「看起来你并不是剑的真正主人呢？你从哪拿到这把剑的？」那人从黑暗中现身，穿着古怪的铠甲，手握一把

乌黑的巨型重剑，剑身上浮现出怪异的文字。

「你……」燕无心的本能告诉她，她必须逃，但是……

「你似乎不打算说呢？很好，求之不得的事情，这样的话……」那男人看着燕无心被紧身夜行衣包裹着的婀娜

身段，脸上露出阴邪的笑容。

「啊啊！」燕无心发出一声惨叫，整个人被重剑强大的力量再次击飞，手中的长剑也被震的飞了出去。

「似乎还只是修为不足千年的小妖精而已，不过已经很美了。」那男人站在倒在地上的燕无心的面前，左手向

她伸了过去。

「哼！……」燕无心突然睁开眼睛，猛地朝上跃起，想从刚才的冲击在屋顶造成的大洞中逃跑。

「呵呵，美丽的女人害怕的逃走那时候的表情是如此的娇弱……」那男人将剑对准燕无心，上面的文字起了变

化，然后十几条绳子从剑身射出，转眼便将燕无心的全身缚住。

「啊？！……」燕无心娇叫一声，被绳子拉的摔回地面。

「抓住了，单是看着绳子在身上陷入你肌肤的感觉已经很让人兴奋了，不知道等下你的表现如何？」男子阴笑

着收短绳子，而燕无心便象一条已经被牢牢钩住的美人鱼，在地上扭动着曼妙的身子挣扎着。

「玉姐姐？剑……」流剑音被颖薇一路拉着往客栈跑回去，他好象从来没见过玉冰兰如此慌张的样子。

「开什么玩笑……为什么在这个偏僻的小县城会碰到这么可怕的人……那种感觉……」颖薇的额头上冒着冷汗，

在刚才那个男人面前，有一种强烈的感觉：自己好象蝼蚁一般的弱小……

流剑音也感觉到了，但是自己的那把长剑似乎在召唤着他，让他不由得向前迈了一步，就在这个时候，颖薇一

把抓住他的手，朝外面跑去，如若不是这样，现在他可能已经被那人切成碎块了。

「听着，剑音，千万别再靠近那个男人了，否则……」颖薇停下来，回头看着流剑音说道。

「不……玉姐姐，虽然我也有点害怕，他和之前碰到的白素贞完全是两回事……但是……」

「剑在召唤我……我的身体不由自主的被吸引，而且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感觉……」

「什么？」颖薇奇怪地望着流剑音。

「如果不尽快拿回剑，回发生很可怕的事情……」流剑音抬起头，他的眼睛里有一种奇怪的气息。

颖薇察觉到了，这样的气息，虽然很微弱，但是非常的熟悉……

「啊！……」在县衙的后堂，传出燕无心的惨叫声。

【完】